

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
——“小不儿”及我的清华室友们

□ 虹(82级自动化系)

1982年9月开学的那一天，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，赶到清华大学报到。大门口新生接待站的一位高年级同学，把我带到了女生宿舍5号楼326房间。进门一看，有一个乐呵呵的小姑娘已先行到达了。她自我介绍叫Z，也是北京的。

第二天中午，已经混得很熟的我和Z从外面回宿舍，刚踏进门槛儿，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吃了一惊：只见一个陌生的女孩儿正蹲在窗前的桌子上，极认真地擦拭着玻璃。这位手脚勤快的女生就是来自河南的T。T很快地融入了我们“北京人”的队伍。而我们宿舍唯一的南方室友X却有点儿特别。她中等个儿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脑袋显得特别大。和忙个不停的T相反，那天她久久地呆坐在床上，守着那只从安徽带来的又大又笨的木头箱子，可能还在思念着家人吧。

我们宿舍的五个女生只几天工夫就打成了一片。

Z个头不高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生就一副娃娃相。她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绰号叫“芽儿”。她的父亲当时是北大屈指可数的几位教授之一，母亲则是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。芽儿特别慷慨，每次返校后总是带回一大堆好吃的东西，摊在桌上供大家品尝。我第一次吃到的南方肉粽子，就是她妈妈亲手包的。芽儿总是脸上挂在笑容，是一个随遇而安，特别容易知足的人。宿舍里就属我俩起床最晚，又不思上进，共同落后。印象中她的数学最好，尤其是擅长破解难题。在我选修“世界名著”，成天抱着大部头的小说欣赏的时候，她却去选修“高等代数”，饶有兴趣地钻研那些对我来说枯燥无味的数学习题。

身材瘦小的T来自河南南阳，她留着运动员式的齐耳短发，做事干净利落。T很有音乐天赋，是清华

民乐队的骨干分子。她还擅长长跑，经常在校运动会上得名次。T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，在一些难度较高的科目上，她更是拿出了其“长跑精神”来攻克难关。要说本宿舍首屈一指的人物，当数H。她是我们的首任团支书，又是班上第一个党员。H的父母都是从清华毕业的高材生，到新疆支边多年，所以她一直住在北京的奶奶家。也许是因为从小离开父母，一切全靠个人打理的缘故，她在各方面的能力，特别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远远超过同龄人。她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是令人钦佩。

室友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安徽的X。由于北京人讲话带有卷舌音，X也学起了这种腔调，可是无论如何努力，就是发不好卷舌音。尤其是我们说的“倍儿棒”，到她那里就成了“不一儿一棒”，结果她就得到了“小不儿”这个外号。她倒挺乐意接受，只是每次落款时，却郑重地写成“布尔”。据说这是一位英国诗人的名字。小不儿不仅天资聪颖，也极其用功。我们周末回家的时间她都用在自习上了。她乐于助人，追求上进，还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女孩儿。如果你有什么烦恼，尽可以向她倾诉。或者你有什么小秘密告诉了她，那你尽可放心，她决不会说出去。

那时，宿舍晚上的熄灯，就是“卧谈会”的开始。聊的内容五花八门：学习上的问题，考试的情况，还有班里班外的新鲜事儿。大概从三年级开始，大家更多地关注起男女生之间的事情。但这方面的内容绝对不会和小不儿有关，她永远是正统的，至少我在清华的那三



年里是这样的。每晚的卧谈会都是以小不儿发出一声低低的“睡觉了”而告结束。

但有一个晚上，小不儿却在深夜里忽然发出悲愤的哭叫声。睡在下铺的我在梦中被她的哭声和床的摇晃所惊醒，顿觉恐怖万分。原来，小不儿上中学时就患有神经衰弱症，病情复发就容易做恶梦。听到我的抱怨后，H主动提出和我换床。她说自己睡觉沉，不怕吵。这令我感激万分。

1985年的秋天，我离开了清华，到德国读书。十年后接到小不儿的来信，说是拿到了赴德进修的奖学金，正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德语。我高兴极了，立即帮她联系了斯图亚特大学的一个研究所，并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待到终于把她从机场接回家，才发觉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从外貌到性格，她居然丝毫不变。我儿子都快一岁了，她仍是孑然一身。

听说她原来在国内发展不大顺利，心情不佳。于是我想，她能出来换个环境，散散心，一定有好处。说不定在国外还能找个如意郎君呢。可是不久，她在大学宿舍区里的种种古怪行为，越来越多地传到我耳朵里。我想，这可能是由于语言不通，独自在外的孤独，或许